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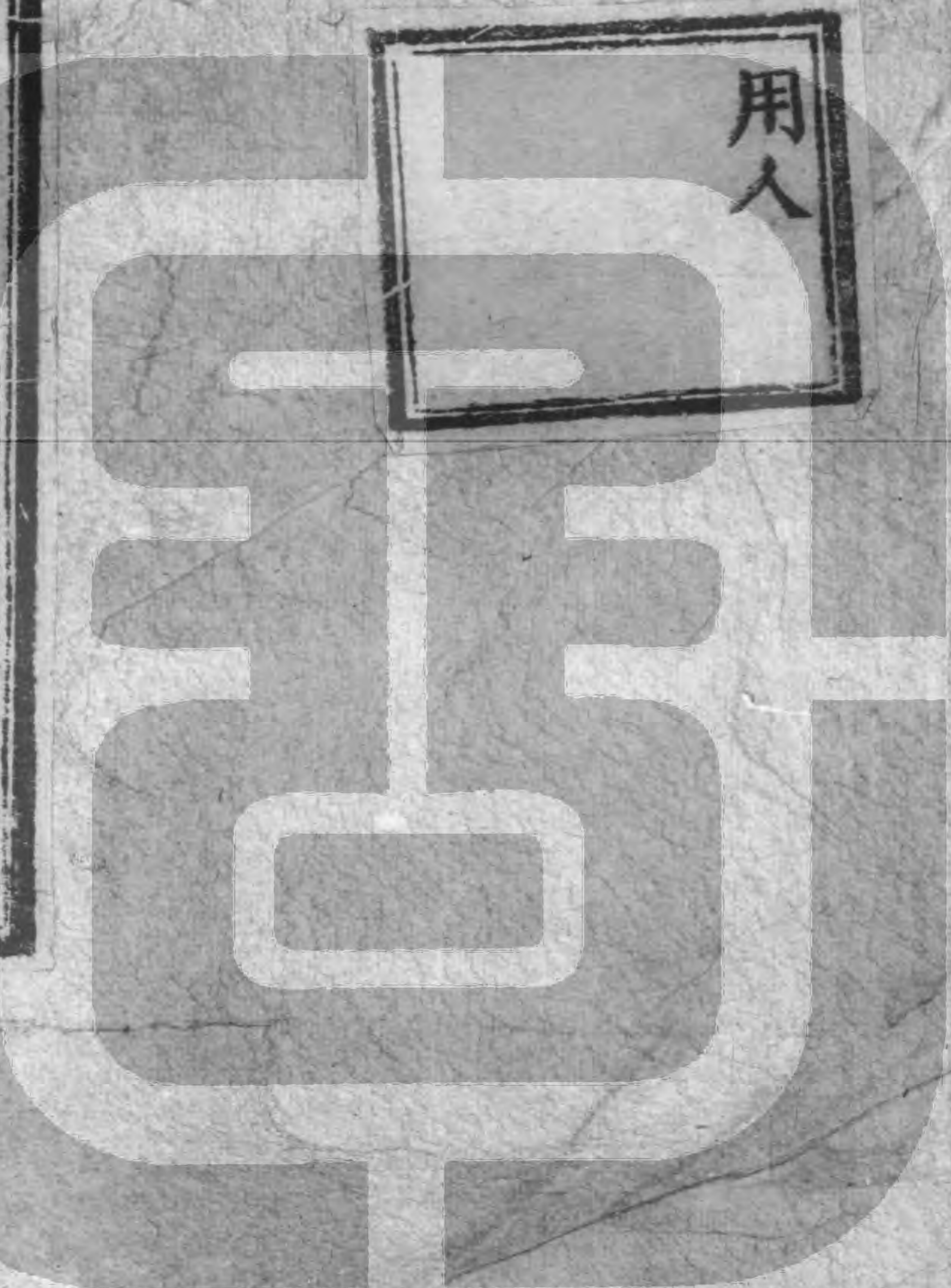
6244
165

用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用人

宋理宗親政。即以考功員外郎洪咨夔又為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
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
人。開誠心而布公道。真言在陛下。一念堅疑。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
與之護蜀而歸。間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
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

紹定六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
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庭。而弊事不脩。憂時者為之歎
惜。異意者為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來耶。
臣竊謂人材有大小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足以有濟。議論有
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曰。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謀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言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先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先與執政看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羣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願效先朝已行之舉。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付之看詳。刪去浮辭。剴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峯宮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

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苟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

德秀為禮部侍郎。上奏曰。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韃人。狡焉窺覷。意在叵測。而淮堧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華。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國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縷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為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筵。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冠委珮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以之商榷。事宜毋縻以好器。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亦必。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

不聞。而叨憤日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買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練不勤。而括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籍貨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穿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於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點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

如家崇飲水食糜之風。均挾績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適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威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為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為強之本。惟朝廷不以為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德秀為戶部尚書。上奏曰。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于泗水。邇東淮。仰窺聖筭。沉深嘿

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愚慮將帥耻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薨。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韃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眾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遠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叢彙。將追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

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願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己而相嫉乎。元祐中。廩廩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牙角。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陛下戒諭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聖察。

德秀謝獎廉吏奏劄曰。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一省同奉御筆。近真某奏事。因訪問廉吏某。以知袁州趙箴夫

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為廉之効。以惠吾民。趙箴夫可除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叨叨召札。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數之由。皆本州縣貪殘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廉吏之姓名。以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艫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褒。駭當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守臣之蒙權。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祇承命告。倍切忻愉。汗更革心。實關公道。誓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而咨訪。循良未舉。蓋宏封畝之規。貪濁當懲。可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耻

之俗交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敷陳。伏乞睿察。

起居郎魏了翁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上疏曰。臣伏準正月己巳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疎賤。旬月之間。渚被詔。墨竊窺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夫使耆俊在。喉忠言日聞。直不見疎。才不招忘。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鬪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迹異已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

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者。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入。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為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所孚。善類皆為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陛下幸毋以乏才忽之。臣不勝區區。了翁為吏部尚書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親

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廉隅砥厲。臣節首目。庶府聞命。踴躍犬邦。小
侯望風。胥勸然而終。以染濡熏習之久。回適之謀。論決肌髓。鄙夫任
人。頑頓寡耻。貪吏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陛下特放御
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
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則不得以疾為
解。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為晚節計耳。
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
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退之節。表正羣工。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
懦。臣愚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諭以家國
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
者矣。臣無任區區。

端平初。帝嘗訪廣東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

之孰當用。會與之力疾上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
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
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
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
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
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
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
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
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
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
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

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以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恭惟陛下。藝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太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

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頃筮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茫民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世之為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九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曾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為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為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牙戟。為在其為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

以為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
不足以為公。而謙遜畏抑務為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
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厦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
臣之身為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心腹之人哉。若
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色。為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
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諛間之際。既開。交
聞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為此之黨。此以為
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為此之私。此以為
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為此論。猶慮簧鼓是非
徒亂人意。况當中外搶攘。事變遽起之際。豈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
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盪。志在好亂。二也。韃人窺我
將謀大舉。三也。閩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

不肯出。力為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
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
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
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
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
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
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為多。臣願以此事為大
臣勉。元祐之初。奉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
在位。呂大防倡調亭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
臣若正已平心。為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
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為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蓋人主
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為英主也。要

必無纖芥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為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
齊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營惑耳目
感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
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况權勢之相逼。
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
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
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
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此責在大臣也。皋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
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
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
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為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

惟知患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牆。惟二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
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惡。舜皋之言。而五園之天
下聿甚。宗社聿甚。

聖語。甫奏曰。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為二相者。所當各盡
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
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為有紛紛之論。某奏
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於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
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於
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太宗在
上。雖是二相。而亦歸於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
而已。讀至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玉音云。惟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
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

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朋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說開之隙。既開。交關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於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叶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告當由心出。某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少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叶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於此。不可不着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於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骨髓。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去

心委任二相。二相俱取。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却恐嫌疑從此生。且如日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鮮避。右揆又一向畏避。若各事形迹。深恐擔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勦。國威稍申。又雨澤霑足。雨後晴。一飽可望。但韃虜可憂。湏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為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若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便當示兩相。遂退。

甫又上奏曰。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茂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為。若此。特不得真

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為真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為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於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樂。漢業寢衰。陛下既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考。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日聞衆君子之說。以為如此可以坐致昇平矣。而筭計見効。茫如捕風。內阻外訐。楮輕物貴。人情皇惑。國勢貼危。陛下以為端平君子。未能有過於嘉謨。而反不及焉。於是心疑君子之無益於人國矣。意其果無益於人國耶。抑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真君子者。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為國。決不營私。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於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

之疑。於是興拊髀之歎。而窺陛下之意向者。真以君子為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求不誤者用之。無使至於後悔可也。奈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習以成風。違事釋驥。一時憂窘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於治國之要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憂窘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欲果安在歟。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効。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憤憤。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為陛下以為可喜。而進一說。為陛下復以為為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為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搖浮議。則

必不至於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資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說。勿疑其誤。而易至於悔。則為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効矣。如使倏用驟變。乍倖乍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於上矣。昔仁宗朝。張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徒實繁。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為可安可樂者。鴆毒也。一

中其毒。身且危矣。君子以為可安可樂者。藥石也。磨以歲月。疾必瘳矣。臣追憶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間。有感於心。是以登竭愚衷。冒犯天聽。惟冀陛下勿至於屢誤屢悔。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愧懼。

聖語

甫又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搖。上曰。端

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衆弊膠葛。愈不可為。甫奏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無益於人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於人國。乘間者謂君子誤國。今則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甫奏陛下當於此警省。若欲杜絕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願

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為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甫奏仁廟可謂堯舜之主。張昇尚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為國者少。而持祿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終疑君子無益於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諸券事。問秤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築底別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聞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性。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為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上曰是。

前為中書舍人兼崇政殿直學士。經筵進講故事。曰。元祐元年。司馬光言

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兩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為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又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見謂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懦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

晚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容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三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尚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為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為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堵輕物重役。重賦。兵驕民窮。盜開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真才實能。每有拘閔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軟熟苟且者而責之以覓舉澄清之舉。則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

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道。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唐太宗大曆十四年。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勅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誇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聞用入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為之。而其流乃至於大不善。

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辟嫌疑之議。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為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頽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伊之嘆。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於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寧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為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於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

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為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與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畧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袞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發。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於即墨則曰。吾使人視即墨。於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去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為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旁緣此令。腹削脂膏。燕督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於經筵舉威王之事。為陛下反覆言之。以為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為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即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

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誑。任其剝削。惟求取辦於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為寒心焉。強敵攻支體於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於內。厥今論者俱知觀人之可畏。而不知履或之令。自生一觀。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尚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為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為宗社慶。可為善類慶。犬九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

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為玉。何可弃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弃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劄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為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際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為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為恭顯所陷。耻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

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為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聞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之所由分也。舜有天下。十六相在所舉。四凶在所去。可謂能知人矣。而伯益猶告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之為言。戒辭也。所以堅帝舜舉相去凶之念。而使之不變也。今陛下既知賢之當任矣。臣願一此心而不二。既知邪之當去矣。臣願信此心而不疑。一三大學能勉其所當勉。羣有司百執事能戒其所當戒。而陛下又能味伯益之語。堅帝舜之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臣不勝惓惓

惟陛下垂察。

鳴復知紹興府。奏曰。臣嘗觀司馬光論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歷仕三朝。皆以此為獻。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光端人也。以不欺事主。臣竊慕之。臣向者待罪臺端。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和戰守雖三。而當以固守為重。兵民財雖三。而當以節財為急。其區分條畫。所以別其輕重之宜。緩急之序者。無慮數千言。既又欲其言之必可行。思其事之必可成也。復以用人之說。進謂稽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當自得人始。臣今去國。朝夕思念。所以獻之陛下者。不敢易以他說。和戰守固不一也。然得其人。則兵可強。民可富。財可裕。特在吾君吾相。所以責成委任者。何如耳。今朝廷

之。論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好名之士常起。平同列。務實之士。每沈於下。竊發言盈庭。紛然聚訟。若可刻期課效矣。或付以事任。則遲回羞沮。原乎若刀鋸鼎鑊之在前。知所以言而不知所以行。何益哉。嗚佩造朝。歡然聲價。謂宜無職不舉矣。及責以事功。則誕謾迂闊。茫乎如捕風逐影。而莫究其迹。名焉如彼。而實則如此。何益哉。因其言而委之以行。然後見其言之果有補於時。因其名而責之以實。然後信其人之真有用於世。聽言觀人之法。莫切於此。邇者待從臺諫。卿監。即官放旨。薦士連章累牘。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七八人。朝廷已書之於籍矣。上以實求。下必以實應。外而和戰守之應酬。內而兵民財之經理。正當於焉選之。於焉用之。司馬光言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采之欲博。無求備於一人也。辨之欲精。者無使名冒實偽。冒真也。使之欲適。者用不違其才也。任之

欲尊者無使邪慝之人敗之也。然後為之高爵厚祿以勸其勤。為之嚴刑重誅以懲其慢。賞不私於好惡。刑不遷於喜怒。此人君之要道也。先之言即臣之說也。陛下誠於是焉而加意。則所以禦外。所以理內。將井井有序而成功可求矣。臣稟資愚魯。尋跡孤危。蒙陛下春遇之隆。覆存之篤。漸無以報。乍遠闕庭。輒效司馬光舉其平日之所已陳者。謹復言之。陛下不以其為常談而垂聽焉。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鳴復又奏曰。臣昨嘗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其輕重之宜。緩急之序。已皆白言之。然稽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未有不自得人始也。今日之人才。何如哉。數十年來。賊汗習成。廉耻道喪。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當柄臣氣焰熏灼之時。逆長風而孤騫。固狂瀾於既倒者。固不能盡無。若見義而謬為伯夷。見利而甘為盜蹠者。滔滔皆

是也。今鵷行鷺序。大半虛員。督府名藩。率多剋印。朝廷欲辦一事。舉一職。彷徨四顧。每難其人。則人才之不足。非今日所當加意乎。雖然。天下未嘗無才。亦視夫上之人。所以作成振起者。何如耳。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量才而授之。以事。二曰久任而責之。以實。昔司馬光嘗論官人之法。其為說曰。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先之意。蓋謂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則天下事將無不可為者。今習俗蠹壞。已汙者固不可使清。而公道昭明。方來者豈宜併棄。陛下舉監司。則有詔舉將帥。則有詔舉公廉。明練堪任。帥閫監司。則又有詔。內而三衙環衛。外而總管軍帥。各搜羅推擇。以供陛下之器。使者不知其幾矣。舉而不實。試而不效。懲

之以連坐之法可也。未用而逆疑其不可用。已舉而過慮其不足舉。悠悠歲月徒嘆乏才。辰乎不再豈不甚可惜哉。陛下儻能重諭大臣。重加遴選。勿限資格。曉錢穀者使治財。賦明政術者使為守。長負智謀者使任將帥。其他如禮樂刑政。觸類而長。莫不皆然。下至醫卜百工。亦隨其能而任之。將見人心激昂。各勤乃事。而懲勸之法得以施之於後矣。臣故謂量材而授之。以事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光又嘗進理財之策。其為說曰。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工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光之言非獨可為理財之法。施之他職。將無不可者。今天化更新。宿弊當革。經久之政不講。僥倖之風尚存。陛下誠思親政以來見之除授者。凡幾。任某人以某事。所著者何績。委某人以某職。所成者何功。

不日而遷。視官府如傳舍。數期而去。謂職業為假途。積軍而寵。以美官。豈足為勸。剝下而使之佚罰。何以示懲。責任不專而倖心生。黜陟不明而玩心作。以此圖治。尚何怪事功之不立哉。陛下儻能明詔大臣。任以是官。必課以是績。理財者使之究見源流。而財必欲其裕。治民者使之周知疾苦。而民必欲其安。主兵者使之精加訓練。而兵必欲其強。其他職任。視此施行。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貸其罰。將見人心震懾。各盡所長。而前日之委寄。皆班班然有實效之可紀矣。臣故謂久任而責之。以實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且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也。周宣王當土室板蕩之後。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有仲山甫以出納。王命有申伯以式是南邦。有方叔召虎以驅攘夷狄。則周末嘗無才。漢宣帝當權臣擅命之餘。厲精為治。信賞必罰。命丙魏以輔政。命龔黃以治郡。命趙充國以控制西羌。

則漢未嘗無才。蓋天生一世人。自足辦一世事。激之則雲合響應。直之則巖隱穴藏。吾君吾相果能舉之以公。待之以信。委之以事。責之以實。寵之以厚。賞又威之以顯罰。如是焉而猶有乏才之歎。謂朝廷不尊。萬事不理。百姓不寧。四夷不服。臣未之信也。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古聖人為治之道。初不外此。惟陛下裁擇。

鳴復又上奏曰。臣猥以孤蹤。來從萬里。蒙陛下特賜親擢。俾玷通聘。大懼踈愚。無繙塞尚。以煩言而去國。今以召旨而造朝。方圖入奏。而赴堂治事之令已頒。方切控辭。而隨班引見之命已下。遭遇有此。戰兢寔多。臣竊見皇祐中。文彦博為唐介論奏。介貶別駕。彦博出知許州。其後彦博入朝。因言介頃為御史言事。多中。臣病雖有風聞之誤。然責之太過。請復召用。彦博之寬洪。介之剛直。當時兩賢之杜範。

唐璘。曹璘。趙涯。皆嘗論臣者。臺諫言事職也。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四臣之有言於陛下。臣之藥石也。今臣偶叨誤恩。辭不獲命。恐四臣者。懷不自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於範於璘。召而再使之來。於璘於涯。留而弗使之去。庶各修職業。共濟事功。開大公至正之門。去分朋植黨之患。特在陛下。一轉移間耳。

淮東制置使李魯伯。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狀奏曰。臣共貳淮邊。消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賢報國之忠。即其周旋事任之間。得於嘗試。嚙之熟。其有己為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贅。乃若懷珪璋而滯邊。瓊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二十人焉。格於限員。未皇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事。陳力修。以經術飾吏。以直道事人。議論不亢。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益修而益力。文

為後進之所宗。退然一儒，不競於物。是二人者，望實素孚，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事李仲鼐，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陳寤，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辦漕事，幹畧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幕，以肅給聞。從事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沈孫膺，佐理邊城，以公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時賢多以大魁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棲枳，轉人所共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悃無華。辭藻絢麗，從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脩，甚宜歎官。從事郎通州州學教授費弁，夙科稽古，克世其

窾。若乃氣節之克，自植白立，言論之不為激隨，俱能風猷相尚。則迪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鼐，文材俱懿，學政兼優，明靖謹於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葵，其人也。律已以嚴，蒞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林子顯，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貢，從政郎高郵軍錄事參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於用。夫廣廈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睿慈，悉賜甄錄，隨才器使，必有可觀。端平中，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宰相不當指臺臣為朋比。上奏曰：臣聞世之盛也，人主暢皇極之道，以公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說，以空善人。遠而漢唐之禍，近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陷危廢監，昭昭甚可畏也。臣來自遠方，濫班朝列，簿正容臺，蓋踰一年，無左右以為之先容，無臣鄰以為之延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乃去夏孟嘗

竊聞陛下宣諭宰執問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臣於去冬傳聞蜀邊孔棘。三上祠請。竟闕俞音。忽蒙御筆。除臣監祭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余鑄顏者。仲等。則擊而去之。是皆采之公論。毫無所容。心惟知忠於陛下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臥家不起。從駕不出。免贖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換其羣。翁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繼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根本盡搖。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惟恐人之議已。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吏。連拜明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群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自辯。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權若宰相。有關矣。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植。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枋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是豈徒覽之初意哉。臣不避誅譴。輒敢傲歐陽脩。辯雪琦弼。仲淹朋黨之論。懇懇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臣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臺論列。遠

竊聞陛下宣諭宰執問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臣於去冬傳聞蜀邊孔棘。三上祠請。竟闕俞音。忽蒙御筆。除臣監祭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余鑄顏者。仲等。則擊而去之。是皆采之公論。毫無所容。心惟知忠於陛下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臥家不起。從駕不出。免贖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換其羣。翁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繼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根本盡搖。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惟恐人之議已。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吏。連拜明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群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自辯。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權若宰相。有關矣。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植。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枋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是豈徒覽之初意哉。臣不避誅譴。輒敢傲歐陽脩。辯雪琦弼。仲淹朋黨之論。懇懇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臣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臺論列。遠

賜施行。以消朋比之風。若猶存體貌。以臣等之言為僭。亦乞將言事諸臣。速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毋使廟堂之上。與公論為敵。兆緒紳之禍。而開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奉養。

昌裔同社。範乞留徐清叟。疏曰。臣等一介疎賤。分察臺綱。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自供職以來。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體。每蒙陛下曲賜優容。臣等誓欲糜捐以圖報稱。今於二十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臣等恍然莫測。所謂豈因清叟近日三漸劄子言及貴近致激陛下之怒耶。臣等竊見陛下自更政。務廣開言路。允言二鄙。言諸當路言及小人。復用職屬。語涉疎狂。雖在小臣。靡不容受。清叟既居臺貳。正色盡言。是亦職分之宜。不知其言之謬。今陛下一旦出令。俾遷他官。此必有左右近臣。懷護挾私。以此移主意。而陷善良者。奉常清官。似不為小清叟。付去亦所甘。然感

明之朝。乃使直臣以言事去職。不惟於臺綱有損播之天下。亦恐於聖德有虧。一舉兩失。臣等深切惜之。用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下改過不吝之美。若以臣等之言為僭。欲乞併與清叟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于世。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等昨於二十九日。冒犯上疏。乞留徐清叟。仍任言職。自謂上觸渝怒。必取譴呵。繼聞省劄。俾權戶部侍郎。臣等仰見陛下初心。不以直言為忤。再加異數。以示優思。上意益昭。群疑咸釋。然臣等竊謂臺諫出處。實關國家重輕。故殿中侍御史馬遵罷。而合臺請留殿中侍御史龔夬去。而諫省同論。或至八奏。或至聯名。此皆為治世之美事。亦是彰列聖之盛德。臣等雖愚不肖。誤蒙親擢。不敢不以先正事祖宗者。事陛下。故一再奏聞。非私清叟也。為陛下惜。敢言之臣也。

非比同列也。為陛下扶紀綱之地也。陛下動遵成憲。容受讜言。未嘗因事黜一言者。今以清叟言及貴近而出。則自今不復有言貴近者矣。言及小人而去。則自今不復有言小人者矣。豈不杜塞正路。而自啓多門哉。臣等謂遷之美官。而使出不若復。以言責而使留。欲乞陛下矜清叟之盡言。念臣等之惜體。不嫌反汗。特賜追還。如唐開元之制。令御史依舊視事。以昭聖明之德。以光祖宗之功。臣等荐瀆聖聰。甘俟顯黜。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比者為徐清叟言事去職。遂同杜範再疏留之。非惟事體相關。蓋亦職分當爾。側聽累日。未蒙施行。若以陛下為怒其言邪。則露朝敷奏。經筵宣諭。詞旨甚溫。未嘗見天顏之含怒也。以陛下為諱其直耶。則宣示二邸。戒敕諸璫。中外竦服。足以彰盛德之有容也。然而供職三月。遂令出臺。同列職章。曾不反汗。遂使盛世有諱直言之

事。明主有出臺諫之名。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有此過舉。臣之愚陋。深切感焉。或謂顧復私親。交迫於內。左右近侍。列拜於庭。故不得已而出之。宮禁事秘。非臣所得而知。或謂清叟嘗因造開兵端。論及廊廟。節帖奏疏。專攻宰臣。故欲借此以去之。廟謨密運。亦非臣所能測。但見陛下和顏受諫。倏變而雷霆。清叟正色盡言。忽奪風憲。意者必有挾私交。諧乘間。密移觸人主之威。而重臺臣之罪者。臣知非陛下之本心也。方清叟被命之始。臣等不免固留。今聞已出城闈。何敢更有煩瀆。惟臣與清叟同被親擢。同論宰相。三漸之疏。實嘗聞之。清叟既翻然引去。而臣乃偃然獨留。豈有面顏復司分察。若非與之同出。將恐自此孤危。用敢陳情。仰千淵聽。欲望聖慈。罷臣言職。昇以叢祠。俾得歸守故廬。遂脩初服。以全進退之誼。實拜高厚之恩。臣言不欺。有如皦日。謹錄奏聞。

昌裔又論楊恭等疏曰。臣竊惟國家用人之塗有二。資格所以待常才。特用所以拔奇士。法意兼取。號為得人。今有碌碌士奇。而用不以次者。臣采之公論。得二人焉。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楊恭。品格允膺。資性貪刻。自登仕籍。不守官箴。為獄掾則以寡謹而劾為邑宰。則以多賊而罷。待年叙用。自有憲章。今未填邑債。而辟幕官。未赴州貳。而升計府。去彈劾時。僅二年耳。人言籍籍。咸謂超覲。儒林郎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王龍榮。人品纖細。資質善柔。雖躡科名。未有敷歷。初為州幕。甫踰一年。改辟帥屬。又止數月。黃緣外相。遂入中都。舍門之命。甫頒。而閣庫之除。已峻。閱其官簿。蓋未書三考也。近者趙輿之獄。聞龍榮亦與其事。詭遇求進士。論耻之。夫六院臺省之儲掌。故文儒之選。而以望輕資淺。得造其間。且進不以正。頗有鼯鼠之虞。此宜所以清表著平。欲望望。將恭龍榮。並賜罷黜。以為輕躁奔競

者之戒。謹具覺察以聞。

貼黃論陳允迪等臣。竊見陛下更化之初。於郡守監司最嚴其選。

近來除授。率多非人。有出使周功。而領藩符。沿郡無狀。而持憲

節。臣敢摘其尤者言之。新知常德府陳允迪。貪人也。起身世家。

鮮克。由禮曩餉湖廣。肆為姦賊。苞苴以奉權門。囊橐以豐己欲。

相戴入召。已玷臺評。今聞里居。索無生意。而猶經營。復用。出守

桃源。桃源舊總所。緣也。不知允迪何以見湖北吏民乎。新江東

提刑林某。妄人也。通譜林姬。噴有煩言。近守番陽。恣為暴政。奉

行稅畝之令。畧然恤民之心。至追印紙。以督縣官。初吏卒以赫

間里。旬日取辦。民產蕩然。迨倚閣令頒。而輸錢已足。遂為己有。

不以實聞。今乃僥倖恩除。使風一道。番陽乃建臺之地也。不知

果何以見江東父老乎。臣參伍見聞。知其貪虐甚著。欲望聖慈。

將允迪杲特罷新任別選良吏以惠兩路之民

昌裔又論史宅之上疏曰臣聞人主之體臣以恩人臣之正主以義
恩者所以懋功義者所以制命也仰惟陛下以忠信重祿勸士以恩
厚隆禮馭臣慨念故相彌遠之勞不替始終待遇之意節以一惠秩
以三師爵以真王至於以從橐及其擊以御筆保全其門戶可謂過
於恩矣然晉重耳之嘗介推以為難與處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
以為不可能彌遠貪天之功震主之勢柄國自擅躋貨無厭大臣議
之於前小臣爭之於後原其心恭其過垂于今而未衰者此非正義
之在人心不可以恩勝乎近觀郎報史宅之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
除目之頒上下疑惟不知陛下姑欲以寵之耶將實以用之耶姑以
寵之則宅之鄙鄙之念足以自潤銅山之鐵足以自饒武安之甲第
腴田足以自給不待得千里以為富也實以用之則宅之多欲寡

必不能廉以表民怙侈宣驕必不能儉以固本養安長傲必不能敬
以臨事又安能導王德意以致之民也宣春州小地狹人安吏循韓
愈蓋嘗臨之號為佳郡今以再世學為貪之子一日不更事之人強
其不堪肩所非掇得無有忝共理之寄乎况宅之方其父病時代擬
除自如條及其病棘時僥觀恩賞如嬉此皆陛下所習知者縱或未
能如先朝之制聽謝事之文除職賦閑亦為優眷乃欲以郡政授之
臣恐非所以愛之也昔大將軍光卒宣帝思報定策之功一家三人
皆封為侯時張敞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
義固爭而後許之向使宣帝非少恩之主漢廷有引義之臣君明臣
良仁至義盡必不至醜成他日霍氏之禍也今陛下錫命既恩不失
為厚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欲望聖慈特將宅之袁州新命不
嫌反汗待其控免即予以祠至於宅之除授乞收回於造命之前庶

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臣等狂瞽之思不至屢瀆天聽謹具覺察以聞

淳祐四年同知樞密院事趙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小患不足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一

用人

宋理宗淳祐中太常寺主簿高斯得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訛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苑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

十二年斯得為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進故事曰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臣未見也厚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者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且

急召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謹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豈不能忍武等邪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者以積賢為道陛下初登大任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廬陵楊厚魯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召還厚等以副群望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肇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埋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

司徒臯陶作士垂拱于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冠千古嗚呼尚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臣士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冠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至於使外親小童在公門省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為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傳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之徒蓋當時號為宿儒大人者乃以忤權臣梁冀為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於無其人焉尚書六員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

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知宗以不如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於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可備侍從。知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謀人之國者。觀望上意。望使朝廷空虛。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無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貢瓊楊厚。梗棄為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於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廷曠官廢事。歷歲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教。使之留意於選任也。舜皋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庶幾併志合謀。共熙帝緒。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誦。天下幸甚。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杜如晦傳。如晦長於斷。房元齡善於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時得君矣。或未能真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專。則壞於避。其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之為難。相知既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悅而莫克相濟心之同不同。率以是基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召公。不悅之日。周召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召公終為之動。是周公之所以知召公者如此。召公其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畧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撥亂立極。杜如晦為相。而房元齡同之。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章容典。率二人討裁。傳稱如晦長於斷。元齡善於謀。必歎美之曰。兩

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辦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辦天下之事者。心也。元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河汾王通。告元齡。以正主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為心。及稱如晦。則曰。若逢明主。於萬民。其猶天乎。至比之春生夏長。秋斂冬成。極於萬類。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驗。異時二人得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又稱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歲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進之於古明哲之域。尚非二臣。充其無私。猶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迹之粗。拘拘於肝鬲之外。雖已同患難。而濟其治。不思同安逸。以慮其危。計目前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遽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維係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模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

嘆元齡如晦。非同心濟謀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之難也。夫以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濟。今天下視唐為何如耶。以臣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乎制柁者。非其人。舟弊漏而日涿涿。幸以聖主而得賢臣。間關運動。若將出淺而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叫呼未齊。維楫失亡。謾不之救。遂漏四溢。又弗之窒。今焉兩分制柁之責。坐舟中者。皇皇然望其出手。撐駕率衆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之。脫有風濤之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元齡如晦之事。載在方冊。視周召為庶幾。蓋今日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叶濟。臣敢以是為今日勉。雖然。元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則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燭臨羣工。迺命相之初。宸奎寶畫。寵錫道揆者。曰開誠心。布公

道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願陛下申飭此意。日日以是警勸之。矧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邊防。國用之實政。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任使。課責實效。上寬顧憂。此二策所當夙夜究心。躋世于理可也。然切念夫稍愆和豫。者許寬調攝之期。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避。惟國事之大者。俾商畧共圖。若常程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必也審量中外之人物。參錯邊庭之事任。凡已收召者。用之必當其所。高多選遺者。汲汲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幾。付歲月於虛擲。少俟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叶同之報。豈非宗社生靈之幸歟。不然。以儒者之道。反無益於人之國家。豈但為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秉至公血誠之心。以

作羣工。以覈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今何如時。不可緩矣。易曰。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救元求。應詔薦士。上奏曰。恭准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源噴敏明。堪充內外職事官者。臣猥以疎庸。綴陳迹列。拜無報稱。常切夔兢。每惟內外之修攘。莫重賢能之任使。朝思夕念。所以懇懇切切。告之廟朝者。初不敢厭其數。凡舉世公論所推予之者。亦既莫不屢瀆天聽矣。惟是才業之著于州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卑官者。又限於資格。今即臣平日察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為明時薦。臣謹第其人品。細書其銜位姓名。作四項條奏如左。

臣伏見承議郎新通判邵武軍陳義和。舊由學校。見兩造刑。頃分教泉州。部使者陳韓欲以京剡上義和辭曰。愚年逾五十矣。他人辭首相。邀薦舉。謝不受。請司聞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剡。溢格作邑。晉江。虞靖公怒。

士民歌之。及倅鐔津嘗攝郡事。一日必尋救。若有政。殆不咸。書州所活民命之數。堂有垂白之母。家事率稟命而行。母子俱賢。遂逾翁稱之。臣與為代。方敬其人之孝。廉且剛介。而不屈於權勢。每事必說。問之不謂當路風聞之訛。遽使之去。臣為之泣別焉。今猶待昭武平分之次。士論稱鬱久矣。宣教郎前知信州玉山縣蔡薦。積心苦學。抗志前脩。初尉建昌。已有植立。弓兵畏愛。警捕忘疲。三載居官。境內莫枕。其丞衡陽。佐理聲績。真見於當路之所稱。迨為八桂糾曹。盡心刑獄。一郡無冤。民薦敷及格。試令玉山。勞心諄諄。視民猶子。一蠶不以妄施。至於戕茲鉏耒。殊不以強禦而沮。前後舉陞。陞舉科目。舉旌擢者。率二十餘刻。臣亦嘗備數薦之矣。宣教郎新授知福州古田縣事鄭侃。有文藝而充以器識。交名勝而博於見聞。從容詞翰之間。有古作者氣象。其為盜場官也。措置規模。吏卒為諫。及氣餘暮刻。決如流。至今士

民稱之。迨居沿海制幕。識慮精詳。且有婉畫。事之可否。見必立決。寧甘犯時之所忌。不忍苟徇以病民。契舊滿朝。恬然不以希進為意。臣謂此三人才識氣節。宜甄錄陞擢。可以備異時風憲之選。

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趙崇栗。才具疏通。心事平實。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於宰鉛邑之時。邑瘠場兵八百人。前後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戶以預借為苦。經理有道。公私通融。不煩文移。商或不給。蓋其為政有本末。待士有禮讓。謹庠序之教。而興以孝悌。凡士習科舉之業。崇栗率以旬課考覈焉。士民化之。勤脩文行。而獄訟日以簡寡。今倅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善贊帥長。密商畧之。帥亦傾心採納其善。是以庶務闕。崇栗曠修邦人歌。別駕之功。往來士夫。類能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往行。才學器識。卓爾不凡。初

為會稽倉官。考祝姦欺。盡瘁稱職。擢兼幕屬。贊畫元長。師府以部內多凋敝之邑。一一試之。攝宰。亞夫以撫字之意。行於催科之中。所去見思。旗幟遮道。及為閩清令。莫不舉編補弊。各適其宜。邑多大家。不阿不撓。良善為之吐氣。且其素以恬靜自持。不挾書。不干進。當路聞風。而爭舉之。臣與之交。嘗謂臣曰。平心敬物。世間事無不可為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二人者。才學實切於實用。宜拔擢獎任。以備他日都曹之選。

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趙希鑾。名父之子。素冒之賢。自其為海鹽簿領時。究心銷注。曉夕忘疲。藹然有廉平之譽。當路名賢。知其局蘊之宏深。乞加旌擢者。殆不容口。今為省倉門官。尤嚴於吏卒出入往來之禁。檢柅欺弊。案切究心。薦舉及格。蓋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欲薦之。已為他人所先矣。從

政郎監行在編估局詹文杓。孝行著於家庭。賢譽藹於鄉井。奮身庠序。先價翕騰。分教瑞陽。文風為之丕變。今為京局。疏導貨滯。檢柅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臣與同里。知其平實無華。雅有志向。非矜眩驚外者之比。臣以為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採擇之需。

一臣伏見迪功郎特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采。學有淵源。文有氣骨。平居雅有膽畧。人多以後來陳韓期之。由其婦翁李方子所得於晦庵朱熹之真傳。故能服膺古訓。而勿失。今職居筦庫。勉竭志勞。舉徽僉畿。多所及物。特賢皆以廉勤公介稱之。采方志於向上事業。眼則手不釋卷。異乎馳逐京塵者多矣。迪功郎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方其流俗頹波。率先以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為之。落奏忠誠。懇惻奮

不顧身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亡者晝夜慟哭。臣與素昧近甬。職之。蓋嘉其志。故其人。汲汲然薦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饒縣主簿湯漢象學相先。文價蚤定。其所交游者。皆前輩老師宿儒也。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操履亦有槩儀。近世名賢率尊尚之。或獎薦之。奏名別頭。大對天陛。昌言無隱。犯時忌而不顧其辭。大畧謂上下相習於欺。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蓋箴切當時之膏肓。今待次勾稽奉朝命主象山書院。相與諸生。曰由乎博文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貲矣。臣以為是三人者。謂宜度越拘攣。或陟之文學掌故。或改畀以見次教官。豐殖長養。以待異時之顯用。豈不足以壯國之精神。臣生而愚戇。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不翅飢渴。今所薦引。劑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亦可知其績用。况朴實廉敏。高口

八。誣如蒙聖慈擢用。後或不如所薦。臣甘重坐縲舉之罰。

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為相。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謂為賢。桑林禱旱。以婦謂盛。自責。蓋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扇破鑪。以導其來。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官府為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意同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微。後不勝

多至使小臣揚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御筆。汜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寧諫而不以濮議為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兩知閭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隧傍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率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畿郡調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若皆以為常。不以為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為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哉。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噫。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云。

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蹈內降可執。橫恩可寢。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為重。貴近干請為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太宗嘗語宰相曰。統制諸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當量才任使。如匠者創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關。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在任人。苟得其人。何患不理。孝宗御製用人論曰。人君以任使百官為事。百官則分職以治其事。用得其實。則百職舉而庶事立。用失其實。則百職廢而庶事隳。蓋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擇不厭精。任不厭久。小有以成。小而天下無廢事。大有以成。大而天下無廢政。如是則太平之基可立。先王之治可追矣。

臣聞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患乎無可用之才。何世不生才。何

才不資世。臨政願治之主。孰不以人才為急也。然或資之以成
功。或任之而敗事。其必有故矣。蓋可用者用之。則足以勝其任。
而無事之不集。不可用者而輕用焉。則舉措必乖其宜。而何功
之可成。是以英明之君。不慮夫事功之難立。而惟慮夫真才之
難得。兼收而博采。詳觀而諦審。必其人之果智也。而後使之謀
事。果勇也。而後使之禦敵。持重者委之備邊。蹇通練者委之治
軍。賊緩御有方者委之弭盜賊。劑量輕重。各當其任。以之圖事。
何向不濟。請以漢宣帝之事明之。今觀其時。膠東有流離之民。
潢池有弄兵之寇。關東之漕運重費。西羗之烽燧時警。事緒膠
轄。若未易經理也。然帝之所以處此者。惟於人才之間。切切乎
不可不可之辨。任將則問其誰可。擇守則令舉可用。謀事則反覆
詰難。度其計之可必用者。始從而聽信之。則帝之所以用人者。

蓋考之許而擇之精矣。故賑飢則著勞來之效。釋穀則省轉漕
之費。渤海之盜安之而自弭。先零之衆緩之而自降。理內禦外
無不如意。得人之效。蓋可觀矣。其惟陛下以聰明之資。紹延洪
業。厲精思治。側席求賢。將欲內修外攘。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然疆場之防。尚費經畫。垂亡之虜。猶未掃除。蠻獠雖欲降而招
撫未定。飢民雖稍蘇而瘡痍未瘳。若是之類。所當深思而熟計。
然使無人以任其責。則悠悠歲月。曷覩成效。無亦擇可用之才。
而使之畢力以圖功乎。邊郡之舉。將帥之薦。或延訪於廟堂。或
奏辟於諸司。其所以求才之意。可謂至矣。然知人之遺。自古所
難。關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為。露才揚己者若多
多。而益辨。視時遷。鮒者若隨機而應變。苟輕信而遽用之。則非
惟不足以圖事。而反至於生事。不特不能以成功。而或至於喪

功則必明目而達聰。詳考而精擇。以言進者則察其所行。以質其言。以名取者則考之以實。以驗其名。以能舉者則試之以事。以觀其能。若然則毀譽不足以亂其真。虛誕莫得以肆其欺。美惡乎不得人哉。雖然用人於閒暇之時。與用人於緩急之際。不可以一律拘也。蓋當緩急之際。擢之未峻。則無以使之勸。任之不專。則無以責其成。何者。邊陲之地。非內郡比。澆當多事之時。人所憚往。苟無高爵重祿以誘之。孰肯犯難而不辭。聞外之寄。兩係甚重。安危之機。變於瞬息。苟不假之以事權。則動皆掣肘。何以乘機而制變。故擢之峻。則感激思奮。任之專。則事權歸一。夫如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外患之足慮哉。然非精擇之於其始。而後曰峻擢之。可以使人也。而輕予之。以不次之官。豈無大言無實者。得以竊吾之爵祿乎。不知其才之果長。可以責其後効。而徒曰使功不如使過。則黜劾之。將其將奚用乎。此尤所當察者。惟陛下留神。

應龍又論用人。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或高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陶稷契。尚各守一能。况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

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又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寔庶績。柰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且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沅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

則以靜重為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謹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久任曰。英宗朝吳申言。近年以來。官吏數易。王

元自三司副使。一年之中。凡歷四使。沈立自知滄州。未及半年。已更三任。蘇家累任。皆不及一年。哲宗朝。上官均言。太守以一郡為傳舍。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則係百官長貳。外則係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長。因其長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苟數遷數易。則人無固志。事多苟且。况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施設未免相反。蒞事方新。蠹弊不能盡知。胥吏必生欺誕。內外之治。所以不能並舉者。職此之由也。今內而百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為資。歷理財未

幾。則又易而典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典教。一人之身。無官不可為。久而不遷。則懷淹滯之歎。如此。則百事何由舉。祇見其因循歲月耳。外而監司太守。或一歲而再遷。或甫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交錯於道。人知來之不久。不率其政令。吏知去之不遠。不究其心力。是以民瘼未蘇。吏治不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矧邊陲之寄。尤不容不久。雖以三歲為期。然適日以來。移彼易此。殆無虛月。縱有諸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效未成而已去。兵卒何由而閑習。備守何由而堅固。今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功。其可不以久任為先。悉內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者。則所擢者皆法理之任。至於他官。亦莫不然。克稱其職。則優加旌擢。使之知勸。不必遽易。以強其所不能。仕於外者。因其有風采。則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才。以圖績效。治

最上聞則遷秩昇職以示甄別。迨其既久則擢之以不次之職以酬其累歲之勞。夫有功見知則說就不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轉移者特在乎堅守而不變耳。雖然任人固不可不久而擇人亦不可不精。苟非其人則瘡老者必至廢職。踈謬者必至誤事。而貪黷苛刻者必至為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以久任於其後。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均內外曰。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昔唐李矯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授牧伯皆避命致訴。以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皆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淳熙間臣僚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途。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

不欺無間踈遠不次埋

風厲天下孰有不勸者乎

臣謂重內輕外此

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說

非才而任事則必有瘵曠之虞。今之持節把麾者多不安於外而

慕於內。內則遷擢之必速。而爵位之易崇。外則績效之雖彰。而褒

遷之未必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愒日。而治效蔑聞。况仕於內者或

不愜物論。致遭彈擊。徃徃界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閑事簡。尚不

勝任。乃使之分一郡一道之寄。事叢如毛。決不能理。豈不為民之

病乎。苟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監司郡

守擇其有聲績者。實之朝列。以示褒表。至於廷紳之貶黜者。則處

以直館。而不任以民事。夫碌碌士庸者。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

孰不龜勉以見知。如是則吏穢其職。而民安其業。豈有不盡致者

矣。

應龍又進故事論名實曰。真宗時。王旦有識。畧善言。鎮定大事。其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無以冒為某職。然後遷之。士雖弗於己者。亦不以私廢。仁宗朝。司馬光言。致治之道。在於任官。且謂奸計之臣。銜奇以譁眾。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矣。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臣聞漢宣帝不審膠東相之偽。是後俗吏多為虛名。齊威王能察阿大夫之譽。於是人人不敢飾非。夫徇名而不責實。此今之大弊也。且邊陲未寧。國論未定。兵增而財愈匱。惠蕪而威不振。正當嚴綜核之政。圖興起之功。任人則必求其可用之實。而儻偽以假真者所當辨。論事則必求其可行之實。而大言無當者所當察。崇獎忠正。抑遠虛浮。行之以公。守之以堅。則分朋植黨。妄相譖譽者無

得以肆其欺。矯情飾貌。急於媒進者。不能以掩其跡。如此則上下相安。皆求以實。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矣。王旦謂用人必求其實。而司馬光謂采名不采實。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真至當之論也。二公皆我朝之賢臣。勵相國家。以致升平。其大要不外乎此。然則今日欲振起事功。以復祖宗之盛。可不以是為先歟。夫名固國家之所當尚。而士大夫之所當慕也。耻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以德名為幾。名苟不立。必同流合汙。無復氣節。為人上者。不可不加砥礪。然必因名以考其實。因實以責其效。則任人而必獲實才。議事而必得實用。苟外事表襮。而中實無有。更相標榜。而實不副名。蹈常襲故。而不達時宜。矯枉過正。而徒欲立異。施之於政。則扞格而難行。若是者是特虛名耳。果何益於國家之大計哉。是必聽言而觀行。使偽不得以亂真。庶可收

實才之用而立太平之基。苟是非不審。徒以其好名而一切厭之。則其心未服。異論迭起。賢否混雜。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或兆于此。是必審思之。明辨之。則衆正之路開。群枉之門塞。濟濟布列。無非真才。庶績咸熙。萬邦咸寧。可指日以冀耳。

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逆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開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為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

臣風。屈為諫議大夫。萬衆親擢。適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則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如。悉以上聞。不至於壞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為之少隱。况下於文韜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曲。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同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公著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

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介限一唱不相。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混其異同。混其

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首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宋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險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岩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過。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為據。蓋以為保泰之道在乎此。

而墮秦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柰何調亭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亭之論。蓋亦踈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轍。若。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為泰矣。而乃駸駸乎為始。為。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

邪相軋。而使之日闕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債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為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為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為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技。之術。足以逢迎而為悅。其。之辭。足以講張而為。患。變黑為白。指鹿為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耻為正論。而厚誣其君。為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

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善為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為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明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証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翼偽造。謗興訛。其譁貝錦。其言巧簧。陽為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難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

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道。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枉正之所。在而為用。進退之分。烏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剗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狼戾駟獍。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掩莊士。不以美疾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

秦亨之治也。今上而論思獻納多忠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為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忠。聖以柱石分之事。務使邪正不暴。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冒進誓言不勝拳拳。

子才乞留察院徐經孫奏狀曰。臣昨日忽聞察院徐經孫輕車出關。不勝駭愕。退竊自歎。以為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既以耳目寄之。凡所論列皆當聽行。以求廣其耳目。矧今人才日衰。公論日墜。陛下方欲

扶持振起以幸惠世道。而數月以來妄庸之流。乃肯乘藉氣勢以訖天下之公議。遇順以此去。經孫復以此去。通國藉

不肖而

去二臺官。何陛下重於去一不肖而輕於壞祖宗二百年臺諫哉。臣且不知車載斗量。世何乏斯人。復何益於陛下。而所以累陛下者如此也。陛下高見遠識。超越古今。而或者乃輒以妖邪庸鄙之論。肆言君父之前。而無所忌。甚至以厭玩而矯誣。夫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此中外之所共切齒。而彼方以議論不足聽。流品不足別之言。通遇公論。使天下無有復言其姦者。是必有教之者也。堂諫一言之而輒去。則其計得而其勢張矣。臣竊窺陛下聖明。必不以其言為是。而於紀綱之地。亦必不忍摧抑阻遏。使至此極也。區區之愚。惟望陛下主持公道。存全事體。詔追經孫復還言職。亟屏邪說。以厭輿論。庶幾去留輕重之間。不至有偏則。或可救一二於末流也。昔仁宗朝。唐介以

論文彥博逐已而彥博亦罷去。元老大臣仁德之重而猶不免於兩罷。陛下亦何愛于此哉。臣待罪兩制伏見未三月間兩逐言者非成世美事不敢泯默而無一言謹應愚忠。上裨黷聰之萬一。輕觸肅容。惟陛下幸赦。

子才又繳黃蛻狀奏曰。臣聞玉堂給札故事也。祖宗盛時率以來天下之英才觀其論議以定一時之國是非細故也。比奉詔旨召試湯漢黃蛻二人。臣待罪禁林。偶當發策私切惟念千數年所問之題或言度數或言古史或言錢穀之瑣屑或言禮樂之繁簡皆非當世要務輒不自揆撰述四條以靜激順拂用捨得失為問而抑揚開闔不為枝辭意甚坦白其所闕皆當今國論大節目。使合策者隨問指陳同可以空臆盡言極論時弊而無所回撓諱護。今觀臣蛻所對以借學經靖順之誤為執事大人之譏最切中今日之病。與臣所問甚詳。

惡激喜順惡拂之語尤相發明。至於論君子小人分數消長早晚講不當併為一。國家紀綱不可廢其言皆是也。惟是揄揚大姦一節用意包藏最悖天下之公議。臣讀之至此。口舌汗下為駭愕。且蛻之言曰。淳祐初元二相當國。雖牢籠把握之人議其姦。然擔當開拓得者毅然與人主論是非。則於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為乎信斯言也。是杜富韓范其人也。其狡弒大姦可謂至矣。然嘗論之。古之專任宰相者謂其能總攬庶務。發定國勢。非使之牢籠把握以固權利也。今大姦以挾數用術為劫制人主之具。而人主不之覺。以邪謀秘計為愚弄人主之資。而人主不之悟。彼之所以得罪天下者此也。而謂人議其姦可也。古所謂擔當開拓得去者謂其德足以任重。致遠量之以俞受敷施。非謂小有事而無忌憚也。今大姦不能捍禦外患而專假和議為買靜之鑑基。而自謂有才不能開忱布公。專任私意為謀國之

張本。而自謂有術。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擔當開拓得去可。吾古所謂毅然敢與人主論是非者。謂其能區處忠邪。剖析義理也。今大姦信任羣小。極喪王國為是。而廢棄忠賢。一念則不以為非也。以刻薄政事。賤削元氣為是。而封培忠厚。一跡則深以為非也。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與人主論是非可乎。古之所謂大臣者。謂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今大姦以功利之說。富國強兵之資。而勇於自利。以權謀之術。操制天下之本。而巧於自謀。公論已沸。而不知退事勢已窮。而復欲求。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盡大臣之事。可乎。夫誤國之罪。大於此。彼以一身而會其惡。此固陛下之所深惡。而天下公論之所不容也。陛下自甲辰改紀。屏而斥之。明示意向。以弗復用。十餘年間。通國上下。無敢齒之者。而臣說乃輒犯不韙。唯久寒之灰。而重然之。說非病狂喪心。臣不知其所

以為言何也。其不出於大姦之喉。使必出於一時之觀望。彼大姦之心。無一日不在鉅鹿下。又重之以人物眇然之秋。姦黨屬目之際。一旦給札之士。奮然推稱其才量。以為可以當天下之大事。此猶稱卓犖而譽盜跖。固卓犖盜跖之所驩欣而鼓舞也。萬一有休其邪說。或動宣室之思。信其邪謀。遂下追封之詔。則天下之事去矣。邇日以來。外論闕然。以為大姦復出。此必大姦自謂喉餌之說得行。其徒譁然附之。遂以為此言出公論之推許。而陛下且將信而復用之也。陛下荷祖宗之託。所以為貽謀燕翼計者。甚至決不忍輕信其說。舉天下而付之一擲。然此論易於蠱惑。若非陛下深長其思。堅定其守。則必為邪說所搖。必為小人所亂。其所關係甚大。臣說副本初傳之日。縉紳暨六館之士。一詞憤之。臣說懼人之議已也。則亟更定元本。改人議其姦一句。莫為揜其姦。改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一句。為反有非

君子所可及者。蛇之心跡。至是益周章矣。夫譽大姦而讓主聽其罪。固不勝誅。竄元本而欺天下。其心尤不可恕。然蛇尚敢於欺陛下。何不敢於欺天下哉。臣行將告歸。本不欲多言。以重仇怨。而縉紳六館之士。徃徃赴臣。以為不當無所可否。存之以惑觀聽。至危言切責。以為黨姦。臣竊觀蛇含糊於當世之事。而果決於譽姦。相之能。誇詡擔當。開拓之才。以潛移上意。覆護牢籠。把握之罪。而追仇讎者。公論在人。自不可泯。第改本既出。是非並行。或恐外以逃公論之抵排。而陰實為姦人之道地。果如人言。則臣罪大矣。用敢冒昧陳其顛末。庶陛下知大姦之不可用。而邪論之不可信也。昔高宗皇帝謂輔臣曰。試館職人。當取實有文學議論。若召試備禮。非祖宗取人之意。近日三人試卷。朕常親覽。如沈長卿輩。尚懷朋附。又不實陳實事。尺哉。王言真召試取人之良規也。臣謂今日臣蛇之言。即沈長卿尚懷朋附。不指實事之意也。欲望陛下以高宗皇帝為法。深察朋附之言。屏去其固實。大姦於度外。則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一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卷之二